



名山勝槩記

河南一



ル 5
1160
34





名山勝槩記

河南一

卷

此孫明治
月六日
州諸同人
悼山田
所購以贈
書圖



游梁記

王性

汴故宮記

楊奐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愈

汴河斗門記

蘇軾

汴河銘

皮日休

艮嶽記

張湜

蓮池禊飲序

蕭穎士

仲春讌集詩序

獨孤及

梁王池亭宴序

陳子昂

金谷蘭亭評

項煜

游金谷序

石崇

思歸引序

石崇

西園雅集記

米芾

西園雅集圖記

楊士奇

題西園雅集圖後

王世貞

千金場注

酈道元

華林園注

酈道元

銅臺注

酈道元

記僕射陂

朱弁

游輝縣雜記

李夢陽

衛源游覽記

董廷圭

游蘇門山百泉記

袁宏道

游宴石淙山詩序

盧照隣

百泉題名

崔銑

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挂龍崖游記

文翔鳳

青泥澗吉祥寺禱記

文翔鳳

國相寺重修記

李夢陽

翛然臺記

李夢陽

石淙精舍記

李夢陽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龍灣草堂記

何景明

河上草堂記

李夢陽

東讀書園記

高叔嗣

觀風亭記

李夢陽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陳鴻

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茶宴序

呂溫

游梁記

明 王士性

歲辛巳之夏余令朗陵三載矣以秩滿例得代篆上
閩閱念自吏比弗克頃刻懈馬牛力欲從斯行悉尋
中州之勝而寓目焉乃以六月癸卯發朗陵至府西
郊時大雨淹積數旬水環城十里如湖海波濤村人
結筏行柳稍中念河汝之民行當復爲魚矣游興漸
阻望後南走申投牒臬大夫與申太守飲相公園中
始霽辛亥西行過泌陽鄧河鄧通故居也通一嬖幸

游梁記
傳其名至今甲寅至南陽連霽心復動乃西八里造
卧龍岡謁諸葛武侯像猶翩翩神仙人也是夜宿草
廬中復大風雨林木震撼余詫謂卧龍欲起耶門左
有諸葛井井欄石繩轍十數過數之數各異岡僅僅
與人首齊非幽岑邃谷而宛繫世祖龍興復中州戰
爭之場不知孔明曷從琅琊避亂至此或云南陽乃
襄陽墟名非此也岡稍北爲百里奚墓墓有七星石
丁巳復投牒藩大夫畢行召信臣舊堰戊午次裕州
經搬倒井拜光武像井泉飛涌清沁人齒牙已未道

昆陽城叵無霸驅虎豹戰敗地也是日趨葉欲求故
葉令飛鳥遺跡弗可得止城西爲孔子問津處後有
嚴光祠余貽書葉令仍當祠沮溺於中與光祠爲三
隱庚申向寶豐覽香山寺浮圖蠹天寺廊廡偉甚寺
僧云大士化身之所亦白司馬九老會也辛酉出汝
州道遠望崆峒山翠靄上殷殷爲廣成子宮因睠焉
有感於七聖者日暮不果登壬戌取道登封巖巒盤
屈北民至此則多鑿土爲穴而山栖矣癸亥止太少
二室觀達磨面壁石別有嵩游記乙丑轉轅轅嶺赴

鞏復東行出虎牢關關不及冥厄而名獨較者豈當時以關內外爲限也今爲古嶠關亦卽成臯丙寅經敖山蓋秦置秦倉酈生所策據其粟處益而東則爲鴻溝尚有址焉一山平列爲廣武山山東西二城其下卽楚漢提兵百戰相拒地名古戰場引杯舉李華文誦之淚落不禁矣一客從傍笑曰善乎阮步兵之登此而歎也曰世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余復拍手長嘯數聲引太白招步兵竟復起戊辰詣古陽城步周公測景觀星二臺臺後石製量天尺刻周尺一百二

十尺登臺視天心猶之乎燕粵間莊生所謂蒼蒼其無止極者故耶臺前五里乃箕山有許由塚歲飢諸惡少發之三日石槲發輒合余謂許由一瓢猶棄何得預爲石槲自庇必非由塚意好事者因大史公言而附會之是日至密東三里天妃宮爲黃帝葬三女墓地上樹一松圍五人起三枝而上可十丈色如傳粉粉內卽綠膚爪之髓出葉如線鉄樛曲詭怪云數千年矣宮外有滴水蓬蓬上乃人行地下厚一尺卽空爲洞水從空如提壺注下不知何自出也縣道官

石皆蒼質白理甚鉅不亞太湖已已過古鄭州逮中
牟五十里圃田藪昔爲周宣王會東都講武今高者
居低者田窪者瀦湖堰不復成藪矣中有列子故居
在焉庚午始抵大梁憶梁往事如魏公子好士當時
夷門鼓刀之流一何俠烈令人恨不卽至其地今止
夷山一阜耳其後梁孝王置賓客司馬長卿枚叔嚴
夫子輩詞賦風流亦一時之豪及問所謂修竹園鴈
鷺池無一存者考之志云苑園正隸歸德乃汴東南
城外又有孝王平臺豈平燕園廣五百里遂橫亘

宋也耶平臺亦名繁臺又名師曠吹臺日落登之清
風泠泠如絲竹至慨然緬懷杜甫李白高適三君子
之蹤今祠之者又益以李何二君從其地也臺有大
禹廟昔人登臺望河洛爲之第制狹不稱所以報禹
者廟有李子碑城東南則隋煬帝引河入汴幸江都
故道隄楊柳舊數萬古今成詠城東北爲壽山艮岳
宋徽宗以花石綱糜天下力供之而株木片石俱廢
此其近者何論梁王魏公子耶城北爲周王府則因
宋舊內也城內寺頗多惟相國鉄塔二寺最脩且麗

汾梁記
城外去黃河十里作大隄環護之周八十里樹陰夾
道行隄上卽不論晴雨皆可人時宗正西亭君方賦
人瑞至明日引見之叟高姓鶴骨台背髮星星健耳
目步履年一百五歲矣云生成化十三年婦王氏生
成化十七年尚在詢其致壽則無他術也惟好杯中
物且斷慾止卅年至今猶以淬青銅爲業真人瑞云
已復出城北蓬池憶阮公綠水洪波之句或云尉氏
亦有蓬池比入尉氏訪七賢竹林遺跡猶有碑在而
黃公虢則不知其何地矣未至尉氏四十里則朱仙

鎮有祠祠岳鄂王思王之寃又不覺黯然欲淚壬申
回至許昌一祠爲關羽舊宅蓋降操初秉燭達旦處
癸酉至鄆城則桓公盟召陵故城也今亦廢余此行
計三十五日行二千三百里枉道者七八百餘暑雨
勤僕從力洵苦然得盡悉中州之勝亦一快也衛源
王屋鄴都洛城蓋猶有待而此行之勝在木石之奇
則密之松少林之石人之奇則大梁之叟爲尤稱絕
云

汴故宮記

元 楊奐

巳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

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
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
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
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
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龍德殿龍德之左曰東上
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
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
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
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

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
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
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
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
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
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
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
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
殿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

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檢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北司並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曰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

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響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

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汴州東西水門記

唐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月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

汴州水門記

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
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音噶噉
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
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
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
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
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
游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
宣河之汙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

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澹雅而莊

汴河斗門記

宋 蘇軾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識者皆以爲不可
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
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
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
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
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在斗門築塞無以供
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

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山水經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汴河銘

唐 皮日休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
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唯恐德不美後時逸
於已民也夸力之主唯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
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致其利害生於
賢愚之主自古然也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
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
復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

汴河銘

利也博哉。不榮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
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尙恐國家有淇汴太
行之役。因獻纖誠。是謂汴河銘。
惟河瀾瀾。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晝泣疲民。
夜哭溺鬼。似赭川流。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弑。
陳跡空存。遊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
守此而已。

艮嶽記

宋 張湜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
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
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
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畱意苑囿。政和間。遂
卽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
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
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

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
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
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
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克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
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
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淞奇竹異
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
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
勳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
載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
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
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
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
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
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
讀之所謂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據其畧以
備遺忘云御製艮嶽記各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僦
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以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

工累土甃不特既或賦曰絲發於此之新闢與既
繪畫云嶠巖具嶽嶺谷曰休長對圖更此寸封
嶺之頂巖壽山身嶽皆森然五日因各懸其畧以
符外巖巖宗嶠巖嶺文又置甃脈委河於華閼宮
巖固史又嶺嶺嶺其故未吐此後則其並不巖而
無慮十萬人臺巖宮室悉皆林巖官不銷禁也千
闕大雲蓋只詰令另計則河外漁燕長日百枚奔
畢集乘巖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
嶺而故知亦和爲萬嶽山奇萃美木令禽異矚莫不
尾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
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竝峙列嶂如屏瀑布下
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
可勝計其上亭曰嚙嚙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
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
杞菊黃精芴窮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
豆杭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
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
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

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
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
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
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
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
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
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
上旣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
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于諸山前列巨石

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
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
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
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
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蒼鬱仰不見天有
勝雲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
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蹙條下平
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
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

良嶽記 四
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
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乳郭寰會紛萃而慎委
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
槩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良嶽
於禁城之東甌詔闔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
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
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舐觸若踉若齧牙角
口鼻首尾瓜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礮水瘦藤
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幹旋之勢斬石開
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于絕頂增高樹
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
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
池爲溪澗疊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
餘上積而爲山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
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
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
石間畱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
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頰石任其自然增

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
爲大陂從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爲幢
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栢坡循壽山而西
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
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
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
山車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
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
屏從良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

又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
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
殿降霄樓綠萼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
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
後苑建八閣亭于其中央榱椽窻楹皆以瑪瑙石間
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
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
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
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

又于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日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鬪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

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阨其餘石或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偃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旣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于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竝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羣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螭螭坐獅推青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棲煙

長壽言
躡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
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
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涘者
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
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像鳳鳥龍立于沃
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炷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
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
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
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綠萼華堂者曰柳雲

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靖康
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虜于壽山
長嶽之顛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傑若畫本凡天下
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
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
而民廢之矣

而另類之矣
下之類賦亦天靈在也蓋也則乎殊於茲華則宮
之美古今之類亦語賦亦周賢累且容謝靈運詩天
尺嶽之賦執大雲滌霖立壑林樹對春雲水天可
示年閏十一月大梁劉涿人林與林辭戲亂于嵩山
萬懸奇峯計天可之美燕古今之類于洪盡矣散集

蓬池禊飲序

唐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
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激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
朝始參燕聿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
鬱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
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
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帳飲于蓬

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激潁，右滙郭
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
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卽爲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鏹，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
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
旃，卵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聞聞。以
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
謳，援青蘋，駭紫鱗。廻環中汀，緬望南津。飮于已酣，于
未歌樂。只賦旣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
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
敏聞于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
請皆賦詩志焉。

仲春燕集詩序

唐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敏醜清酌
 會河東裴與榮陽鄭哀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
 滿舉白者日午及子促席于花陰賦詩于月下樂極
 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既成思欲
 修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
 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蓀芳草數步
 落花滿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盟噓傲睨相

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判爲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無烏烏之聲。其詩曰

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釀濁醪而藉落英。今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闕。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爲連珠。以志此會。

梁王池亭宴序

唐 陳子昂

子昂少遊白屋。未歷朱門。聞王孫之游。空懷春草。見公子之興。每隔青霄。弋陽公座。辟青軒。飾開朱邸。金筵玉瑟。相邀比里之歡。明月琴樽。卽對西園之賞。鄙人幽介。酒醴知慚。王子愛才。文章見許。白日已馳。歡娛難恃。平生之樂。其在茲乎。

金谷序蘭亭記評

吳郡項煜

問錢穀與烟霞孰貴。曰烟霞貴。問殺軀與明哲孰貴。曰明哲貴。問豪遊與雅集孰貴。曰雅集貴。然則金谷蘭亭之聲價亦懸矣。乃當時有以蘭亭况金谷者。而右軍忻之。將鷓鴣而腐鼠之慕耶。抑論文不論人耶。曰非也。文未有不論人者也。卽論人而季倫寔足令右軍慕也。天下之富人多矣。率湮滅無稱。其有稱者。意不但風流文彩。亦必有深情一往。足以結一世之

金名蘭亭序評
名人才士而訂千秋之勝。夫崇之不割一姬。惑也。夫崇之不畏強禦。義也。推此義也。可以處君臣朋友之間。宜其身毀而名留。家碎而文傳也。且夫崇之非一切富人。猶右軍之非一切逸人也。夫右軍鏡清言之禍。而慨想周文之日昃。痛喪亂以來。無功可論。而願與朝賢思布平正。此何等心事哉。季倫之豪有豪情。可殺而不可辱。右軍之逸有逸情。出世而不遺世。蓋天下未有無情之士。而爲名士。未有無情之文。而爲名文者也。故夫二子之不同者。識也。其同者。情也。求其同者。見才人韻人之生氣。求其不同者。悟居身涉世之良軌。則金谷也。蘭亭也。皆千古之可興而可觀者也。吾獨怪以彼兩者之勝地也。勝友也。勝事也。而其文皆見黜於昭明。則昭明亦士之不及情者也。

遊金谷序

晉 石崇

予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
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
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
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
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
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
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任令鼓吹迭奏遂各賦

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不。亦。哉。泉。茂。林。第。果。計。百。藥。草。之。書。其。一。一。
事。五。歲。隸。軍。官。限。亂。五。所。南。隸。界。金。谷。隰。中。苑。高。苑。
千。以。示。隸。六。平。於。太。對。嚙。出。為。對。許。曾。盟。青。谷。諸。軍。

晉 石崇

幾金谷乳

思歸引序

晉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于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千萬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歛復見牽羈。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

思歸引片
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于絲竹也

西園雅集記

宋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投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

綠相間。下有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集筭。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撫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鬚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于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淙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洵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有十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

西園雅集圖記
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西園雅集圖記

明 楊士奇

西園者宋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延東坡諸名勝燕游之所也當時李伯時寫爲圖後之臨寫者或著色或用水墨不一法此圖用水墨清韵灑灑可愛燕集歲月無所考西園亦莫究何在卽圖而觀雲林泉石翛然勝處也有礧源遠且厚紆折奔放而下礧左右巨石連延峭拔有壁立數十丈如削有方整如屏立橫礧石梁平廣若砥瀕礧地夷曠有古松五株檜一株

西園雅集詩
崇者勢凌雲際斜者若倚蓋皆蒼翠翁鬱類含霧者
而桂根迸露斜出類猛獸狀林木森然扶踈蕭爽可
數蕉一本生意暢茂儒衣冠十有四人僧道士各一
人坐松下憑按伸紙握筆而書者東坡居士對竚而
觀者晉卿側立居士之右張文潛傍坐而俛觀者蔡
天啟別據按展卷盡陶淵明歸去來圖者李伯時傍
坐憑按而觀者子由持蕉筵立子由之右黃魯直立
魯直之右陳無已立伯時之後而按膝頰視者李端
叔坐伯時之右就按而觀者晁無咎面石壁而立濡
筆欲書者米芾立米之後觀書石者王仲至趺坐石
屏下論無生之旨者僧圓通袖手並坐而聽者劉巨
濟坐檜根摘阮道士陳碧虛持羽扇對坐俛聽者秦
少游也又有侍女二人雲英春鶯晉卿家妓也童子
四人一袖手立一捧硯一持靈壽杖各隨于後一對
竈淪茗其家僮也而古琴壘鼎尊勺茶具咸備嘗見
熊天慵題伯時西園圖詩及黃文獻公述右堂記皆
與此合文獻據鄭天民之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其
可徵無疑而余近見廣平侯家有劉松年臨伯時圖

西園雅集圖
位置頗不同無文潛端叔無已無咎四人器物亦小
異然聞後來臨伯時者如僧梵隆趙伯駒輩非一人
游更臨寫則必不能無異而于以見晉卿之好賢重
文及諸君子之高風逸韻蕭散不羈光華相映如衆
星之聯聚如群玉之陳列與夫從容太平之盛致益
有曠數十世而不一見者其可爲盛也已

題仇實父臨西園雅集圖後

吳郡王世貞

余嘗見楊東里先生所題西園雅集圖乃臨李檢法
伯時筆有崇山絕壑雲林泉石之致與此圖畧不同
此圖僅一古檜一怪石一立壁捉筆書者爲子瞻學
士從傍喜觀者王晉卿按卷對峙者蔡天啓倚樹睨
者李端叔彼圖則有張文潛而無端叔此圖據方石
畫淵明歸去來辭者卽伯時握麈尾觀者蘇子由握
蕉扇者黃魯直撫肩立者晁無咎捉石者張文潛按

膝者鄭靖老彼圖有端叔而無靖老益以陳無已若
摘阮之陳碧虛與聽阮之秦少游說法之圓通大士
與聽法之劉巨濟題壁之米元章與傍觀之王仲至
則所同也彼圖有名姬二曰雲英春鶯而此皆削之
楊先生又云曾見劉松年臨本無文潛端叔无咎器
物小異而僧梵隆趙千里亦嘗摩之此圖吾吳郡仇
英實父臨千里本也余竊謂諸公踪跡不恒聚大梁
其文雅風流之盛未必盡在此一時蓋晉卿合其所
與長游者而圖之諸公又各以其意而傳寫之以故
不無抵牾耳實父視千里大有出藍之妙其運筆古
雅彷彿長康探微元祐諸君子人人有國士風一展
卷間覺金谷富家形穢因爲之識尾

千金場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場積石
為場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場場之東
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
庚戌造築此場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堅
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
帝修王張故績也場是郡人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
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

千金場注

魏 酈道元

千金場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場積石
為場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場場之東
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
庚戌造築此場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堅
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
帝修王張故績也場是郡人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
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

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
塌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
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
日大水并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塌五龍泄水南
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卽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
爲今塌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
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
得輸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
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

二塌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
年十月二十三日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
日畢代龍渠卽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塌公
私賴之水積年渠塌頽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
太和中修復故塌按千金塌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
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
出使首孤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
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塌新成未
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

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跡可憑準之於文北引渠東合舊瀆舊瀆東晉惠帝造石渠於水上

華林園注

魏 酈道元

渠水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錙石爲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瑤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見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時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帶阜遊觀者升降耶閣出入虹陞望之狀鳧沒鸞舉矣其中引水飛畢傾

華林園注
瀾瀑布或狂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栢蔭於層石繡薄
叢於泉側微飈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爲神居矣其
水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基悉是洛
中故碑累之今造釣臺於其上南置魏文帝茅茨堂
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其水自天淵池東出
華林園逕聽訟觀南故平望觀也魏明帝常言獄天
下之命也每斷大獄恒幸觀聽之以太和三年更從
今名觀西北接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

鍾惺曰看酈道元用筆可爲作大篇游記之法

僅謂之注此古人所以爲厚且遠也

銅臺注

魏 酈道元

銅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處也昔嚴才與其屬攻掖門修聞變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爲美談矣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

鍾臺注
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於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監，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嵒嶭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達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甕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午樓，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若亭巍若仙居。

記僕射陂

宋 朱弁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爲呼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爲孝衛公僕射廟土人得衛公行冊以藏廟中而崇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爲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遊輝縣雜記

北郡李夢陽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
 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
 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
 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
 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阻暮子何之矣歌竟長嘯
 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
 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

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連峰萬餘數森森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峰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殼弓弩持刀出沒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岬岬嶮嶮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

衛源遊覽記

明 董廷珪

天順庚辰秋九月自汴之衛抵輝邑山水明媚元元豐樂聞有衛源廟者肇于隋宋慶曆間撤新之廟之神世以王爵主水利歲時致祭又山曰蘇門水曰百泉亦奇觀也乃齋辦香從數騎出西門五里所造其廟果宋舊貫規畫不類常廟前聞人之經遊者代有石刻東有老子石洞西有邵康節安樂窩誠古跡也然其勝壯則在百泉之一水焉詩曰慈彼泉水亦流

于淇百泉是已泉分道出廟前之石隙中渚而爲池
池中有亭曰百泉曰湧金蘇文忠公親爲題扁跨石
梁通之蓋覽勝之所典儀者導吾登眺其上從者皆
儒流時霽景開明商飈不作秋水長天一碧萬頃心
甚樂之因凭欄縱觀泉珠之躍方其洶湧水底累累
然穿層碧而起類若萬斛之珠噴諸淵海及天跳躍
波爲日光所射又如百鍊之金沸諸爐冶若此者滿
池皆然溶漾可愛水鏡澄空細分妍醜芹泮中涵菴
可掬沙鷗錦鱗往來不驚而畫舫清樽惟意所欲覽

者如出塵境而立冰壺耶已而信步亭中閱東坡筆
跡鸞翔鳳翥獨步今古亭之四壁皆所刻古今名賢
遊覽題詠喜而遍誦之金石交作又天然雅奏也已
而夕陽啣山林影墮地乃賦律詩二章以酌清玩識
諸亭而歸書者至于伏塚湖于禪者至于斷管湖則

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于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
則爲至怪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太此以無妄于
其怪彼亦以遠山水爲怪各據其有則通爲富彼此
物也則更何

精亭而論

而又謂禪山林。景望此。八風。幹。荷。二。章。以。領。南。元。端。
豈。覺。獸。精。喜。而。鼓。前。之。金。不。交。朴。又。天。然。雖。奏。少。可。
泚。營。候。風。濠。跡。迹。今。古。亭。之。四。壁。皆。風。波。古。今。公。贊。
寺。吹。出。壘。巖。而。立。水。壺。雁。日。而。前。迹。亭。中。閩。東。火。華。

遊蘇門山百泉記

公安袁宏道

舉世皆以爲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
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酒者至于
荷鍤。溺于書者至于伐塚。溺于禪者至于斷臂。溺山
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于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
則爲至怪。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
爲怪。彼亦以遠山水爲怪。各據其有。則遁爲富。彼此。
易位。抑更相苦矣。嗣宗語意微涉牽率。棲神導氣。在

山水間爲俗談。置之勿答是已。及劃然長嘯。林谷傳
響。真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醉應哉。唯世無發其籟者。
故不鳴也。曰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
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綠。目奪焉。日晃晃而燦也。雨
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酣焉。吾于聲色非
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妖韶。不
能易吾一眄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
可與見嬀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奧宅也。宋
之康節。蓋異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于棄人間
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
乃非情。口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汨沒
塵沙。受人之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唾之。
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
全其溺也。曰子之于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謂知
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也。余庸人也。

游燕石淙山詩序

唐 盧照隣

夫圓嶠方壺，涉滄波而靡際，金臺玉室，履玄圃而無階。唯聞山海之經，空覽神仙之記。爰有石淙者，卽平樂澗也。爾其近接嵩嶺，俯屆箕峯，瞻少室兮若連睇，潁水兮如帶。旣而躡崎嶇之山徑，蔭蒙密之藤蘿。洄湧洪湍，落虛潭而送響；嗟峨群壁，列幽澗而開筵。密樹帷屏，舒朱明之景象；長松傘蓋，引清吹之時涼。就林藪而憚寸心，對烟霞而滌塵累。幽岳巨壑，卽是桃

源深澗平流還浮竹箭網薜荔而成帳聳蓮石而如
樓洞口齊分溜千年之石髓山腰半折吐十里之香
粳無煩崑閩之游自然形勢之所祈題綵翰交寫瓊
篇庶無滯於幽棲莫不孤於泉石

百泉題名

相臺崔銑

嘉靖己亥春三月己巳相臺崔銑隨 駕至衛已事
庚午西適于輝辛未往觀百泉謁聖祠弔嘯臺入安
樂窩憇湧金亭烹鮮佐酒飲泉一勺迺退而歸

登汝州龍興閣序

唐 李白

夫。權。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
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
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
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
疑。夢。中。開。襟。危。欄。宛。然。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
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挹。予。霞。觴。與。白。
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伊陽西南隅爲汝水所自來者有挂龍崖予令伊兩
載餘未皇西游頃將駕洛悵然於伊汝之山川遂西
至於棗林坪憩纂下之館坪所入處別轉一壑谷有
溪水合於汝蓋峰回若無路者而返則命炬南造於
龍崖卽志所稱龍崖夜雨爲八景之一蓋有危石懸
峰際云最昔曾挂龍竒甚而對崖則爲窻子巖人就
之若聞雨滴身故曰夜雨者况之之辭也又竒夜渡

挂龍崖游記

西極文翔鳳

伊陽西南隅爲汝水所自來者有挂龍崖予令伊兩
載餘未皇西游頃將駕洛悵然於伊汝之山川遂西
至於棗林坪憩纂下之館坪所入處別轉一壑谷有
溪水合於汝蓋峰回若無路者而返則命炬南造於
龍崖卽志所稱龍崖夜雨爲八景之一蓋有危石懸
峰際云最昔曾挂龍竒甚而對崖則爲窻子巖人就
之若聞雨滴身故曰夜雨者况之之辭也又竒夜渡

汝則上店諸生十輩來從少焉月陟命坐沙上講明德圖之指把酒望龍挂處窓子巖則不克就東還過上店爲關吏抱柝所諸生又從游席地飲不知濃寒之上襟也又渡汝自望城岡還而西游之念差畢天息山蓋在汝上流卽城堞所望大青山卓境上者然竟不克沿汝探披其奧歸有七言近體一章

遊青泥澗吉祥寺雜記

西極文翔鳳

予旣去冬至城西數里之文殊寺寺閱一嶺而當其坳折處客云寺更有幽而勝者有吉祥於青泥之澗二月某日欲并往二寺而從者先導至文殊寺日俄晡四月某日又校射於郊堂無訟事日脚尚未至地予命轡不至二里而晡遂馳還寺蓋西邑七里耳挂恨齒頰間者屢矣五月七日熊簿鏡請詣劉史縉從出城西卽西北有小徑夾以平蒼之楚鳥韻松濤迂

紆如隨人未既有橋俯小壑又折而微陟則爲坂而
平如一臂之撮雲者前百武隆起如車蓋結文殊之
腦而後直鳳凰山之右腋可以遠眺望有長楸嘯風
於蘓蔓之域者爲一流觀西又爲長壑度之而大陟
則又爲坂所眺望有加遙見直西棗林坪之天息山
有白氣犁空者如練拖如川決而弓曲竟天東北垂
於香爐峰之上長可七八十里兩山則氣黝如黯如
或曰譎雲或曰宜爲嵐氣或謂其雨然一氣而雙垂
如飲漚之甕疑爲白甕予又疑兩山本雄雌之相偶
和一氣而雙垂決知不如朝那善湫之相搏也然終
不可解又良久而車碾吉祥寺之背青表或墜馬予
嘆曰幸不至飛身直下八千尺耳寺所踞蓋壺形左
右咸斷壑而其腰頸皆數尺腹爲寺首爲寺之眺臺
寺蓋圓通寺下院圓通又西三里而遙者入寺微雨
輒止坐而銜杯則見列巘之束寺壺而直前者左如
龍伏右如虎虓再三折而達於汝峴山其九疊之屏
瑞雲則案橫而中有丘如懸珠若待龍口之銜者此
寺之大體也臨臺則見泉在澗可數百武遂下行澗

中屢折而得泉，泉可得水二斗而不流，不涸。副寺汲命茵，其卉間雲垂垂，弗雨。命僧弄笙於澗，折之外，三弄已。歌者繼之。予命青衣拈艸於前澗，將校以行觴。簿史謝不敢，予曰：毋是爲觴。政予之兩青衣，黠諂命艸木，或持或掇，或連茹，或枚且肆，以報予笑。曰：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而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者。文殊拈一枝示衆，云是藥能殺人活人。校草之於飲賞罰，亦具善財之採賢於黑氏梵志之供養。兩手花空更放下，甚者遠矣。令黠青衣校之二客。

遂負數十觴，而予亦以扳請至。酣蓋校者以本以枝以花以實，有單英雙瓣，小蒂連柯之異，如良工之安置。卉石於繪事，如清人之布案。筆枕研床，維旅如靜姬之鉛朱，赤白悅人。罔厭亦一微解，須臾綠稱紅黃白間之，或本枝錯，或花實以序。大約得佳花爲奇，良卉次之。若雜然命之爵三行，而朱榮不獻妍，不索莫欲倦爲措，大酸乎。旣闌而起，予因嘆曰：一澗而草百名，不旣禹高之舌本，詘矣。方志所收百不一多，華系大譜耳。西家施不辱於負，蘇乎。予青衣有手艸如蘭。

遊亭記
叢一本者長五六寸中有艸巢如盂而結如組雲諸
從者皆北走蓋小鳥之既卵既子而遺之射于者也
命以盆植之而擎置之案比於見安鵲梁者志祥焉
將以所校勝諸卉遺兒輩已又觴於所謂眺臺者飯
僕夫而歸踐所謂鳳凰山之右腋者脯矣徘徊佇立
二客感千載不寤者爲一噓也嘉其雅地因命觴又
下藉卉於小橋之畔行數觴又迫城闌數百武得大
胡桃垂陰於月燈之前坐之行觴歸則鼓人在國門
之關矣是遊也有天感焉以望氣有地感焉以察形
有物感焉以命卉有人感焉以觀化遂記之蓋蘭亭
一作實獲我心矣

幽詭

國相寺重修記

北郡李夢陽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
斷而中立有鶴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
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
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
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
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
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

僧闖教汗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烏鼠穢之
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剗王氣塔七級去
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
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
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
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
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
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
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
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實助之涅塑其像設
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峯者
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餘矣而空同
山人爲之記

儵然臺記

北郡李夢陽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榆蓋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壙壑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已不干涉視壙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誠與已干涉於是觸予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無所不見予臺不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

不見則其樂克滿。其樂克滿則脩然矣。莊周曰：脩然而往，脩然而來。於是命臺曰：脩然之臺。子觀屈原放逐江濱，非與曠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情。而恒戚戚憂斯人。殆未天遊乎。抑宗臣當如是邪。爲臺記。

石淙精舍記

北郡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于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欲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郊廓之間，曰小峩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

石淙精舍記
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爲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遊。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崖菰葦交合。木汨汨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遊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

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爲者邪。顧卒幽抑不見于世。今公際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徼。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厓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門。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石澗精舍記
夫澗山登國輒遷意猶然不亦其文之
澗雖然存千世以並長亦猶其文之
京師之惠而杜家歸林以自其
坐心與不一再令漸去矣此金其大玉也
澗應谷四夷麻野亦極野天不其氣也益
幽林不具千世今公淵 則天不其成
其下也

西峪草堂記

武進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
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
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偏仄始疑路窮忽
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瀉瀉若
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
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
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

西嶠草堂詩
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爲人鬯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家建萬里勳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瀾洶湧之川。噴吼崔巍之峰。決滌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恠瓌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翳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酋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欵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舐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殺。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暗鳴之雄。此皆險恠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

西嶽草堂記
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常受河上
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恹。然則君之欲
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螻屈。倏而虎躍。則
余不能窺也已。

龍灣草堂記

信陽何景明

龍灣在靈寶縣之南。入函谷。次古號國。左洪溜澗。而
秦嶺右盤山。沃野流水湧泉。可田圃而宜稻竹。許子
之家食也。樂其地。葺堂焉。棲之。今年許子召爲尚
寶丞。數月復乞歸。曰。予茲得告歸斯堂矣。其遂以息
營養年。勉遁以成學乎。余聞之曰。許子蓄久而升。器
飾而賁用。然且翩翩然有高舉之思焉。其志固君子
所尚。而非可以與世俗淺見寡聞者道也。夫憤世之

音澤草堂詩
意淺則離俗之志不決復古之志少則繼往之作不
興昔者王教之一也國有學鄉有序而已矣士不私
肄其學而人不私宗其道其後郡邑之下有書院焉
山澤之間有精舍焉學殊而肄道同而宗是王教之
離也夫學肄而明也道行而達也從乎上者化流而
易從乎下者化格而難苟遇其難也則君子亦自明
其學自達其道已矣百世之下無聖人焉則作者之
意亡百世之下無賢人焉則述者之意亡君子慮焉
是故日之含照也不以蔀屋不輝雨之降澤也不以
覆甕不注夫道隱而經要廣大而微志意脩則立精
思則通窮理而極數則神是故萬世不易者道也窮
不移其守而困不遷其業者君子之學也夫龍門河
洛之間古聖賢之都里聲教遺風存焉許子構斯堂
而棲也豈徒自遁以遂其高者也

河上草堂記
北郡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
古大梁之墟今日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
地填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蓄牛
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
宜檉楊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
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隱隱見河帆堂
下蒔榴竹菊葡萄檳椒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予日彈

河上草堂記

北郡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
古大梁之墟今日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
地填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蓄牛
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
宜檉楊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
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隱隱見河帆堂
下蒔榴竹菊葡萄檳椒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予日彈

海華室詩
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塲坐斷岸而歌有二
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岸嶄嶄岑巖其下遺渦澆澆非
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鱉龜鼉窟邪夫子奚取而堂
又何樂焉子曰予以爲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
子以爲天地與吾身孰久曰天地久子曰天地不能
知其不終窮予何能知吾身予不能知吾身顧安知
吾堂予前不知地爲魚鱉龜鼉窟又安知後之不爲
魚鱉龜鼉窟且小子休矣

東讀書園記

河南高叔嗣

出仁和門由宋曹門歷邊村隄達獨樂岡北至園出
麗景門由揚州門右轉歷蘇村後走陳留道隄達岡
南左轉歷白塔隄相國寺瘞僧所達岡中出麗景門
北徑走白塔李氏墳後歷隄如上至園凡路四初高
子止西園西園垣廬新成然近念欲東東者大父所
耕處自高子他時未嘗一再至甚僻遠是時坐焉文
堂心猶豫召僕問東路宋衡指地對出仁和門三五

里出麗景門右減三里出白塔減五出李氏墳後減
七然李氏墳道狹不容車利走者又問一日往來如
何冬後涉首春凌晨往食黃昏歸正夏秋初日出往
食遊息日斜歸秋春杪晨往食遊息黃昏歸於是以
囊盛書以缶盛糶以柴車載夏五月望高子遂東父
老聞皆過班白相向簑笠交於戶起與揖讓問所以
歸狀遊仕孰與吾農樂多少高子具以得事皇帝六
年兄弟結佩趨金門之下幸遭知遇前後凡五踐省
闈父母被封澤小人分過莪生身受文病朝廷加恩
不絕其官還耕於野謝父老遊宦無狀安敢望公等
樂父老人人則大喜咸手操雞黍爲勞高子與之飲
人人益說始西郭人見高子自引避非衣冠潔楚固
不肯見梁肉皆具書拜函爲禮高子大厭之及是雖
袒跣人與語禮文益衰乃大喜謂可居也恨來之晚
高子曰世以莊周所錄古巢許之徒譏堯禹薄孔公
其辭不馴雅學士大夫棄不信謂其人無有然孔氏
書載接輿沮溺諸公其姍笑仲尼已甚惡可言無其
人顧其風淳至不可用詩書禮樂之際責者余始至

於野。受父老之詰。乃無以應。悵然久之。固知周言至
有斯人不虛哉。高子既自讀書園。徙而東。猶蒙前號
加東作記。

觀風亭記

北郡李夢陽

亭在風穴之山。迥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
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
監察御史譚子巡而歷汝。而遊於亭。乃俛仰而歎曰。
嗟美哉。山河復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
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郊。表方測景。吾觀
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
冠嵩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

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谿衍窈如噫如噴如噓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荅它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颺颺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異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

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瘳惡湔澆而培淳廸純以劑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荅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

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
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其棠。詠愛也。守之行也。
野有死麕。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君臨之。二君行之。何
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
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
之堅石。譚子名纘蓬溪人。伍君名全安。福人。參政也。
王君名洙。台人。按察僉事。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唐 陳鴻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
颺鳴葭。浮甘瓜。清泉齋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
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權可齊。以今而喻古。則
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吐庶。阜海濱之
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
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
時之權。豪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

屢舞綠醕徐進管絲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
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
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關塞崇崑池清冷
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
他鄉之勝事云爾

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唐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
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
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臣大宴登高
臨川與時所宜泊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屬
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
令趙郡李胃恭國令宴于縣南澗濱先宴曰夫宴者
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

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疆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懽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已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旣飽，酒旣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啜濁嘗漉，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耶？旅避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懽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三月三日茶宴序

唐 呂溫

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迺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臥措青霽，坐攀香枝，閑鷲近席而未飛，紅蘂拂衣而不散。迺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爲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

月

<p>正</p>	<p>二</p>	<p>三</p>	<p>四</p>	<p>五</p>
----------	----------	----------	----------	----------

四 昌

[Blank page with some staining]

